

古文辭類纂

五

古文辭類纂 碑誌類下一

韓退之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臬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元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祕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甲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待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剝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用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掎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祕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遷真于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噫媚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遣王于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威出則囚服就瘠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畔戍衆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節河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爲使者從一騎蹕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衷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曹誅五界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還噉鋒蔡山踏之剝斬之黃梅大縣長平鑑廣濟掀斬春撤斬水掇黃岡筴漢陽行跳汊川還大膺斬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標光之北山謫隨光化括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尙書改

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潯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于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贍將慎將鏘將潛借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陸徵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斬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蕪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戰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弱疆鹹其姦猖以報于宗以昭于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惟舊之視蹶蹶陸陸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韓退之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宏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宏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爲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關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歷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九年從朝於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於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贈彩緡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

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眞食五百戶終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墳無堅城守必完履危蹈難歔歔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於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夷郡太守佑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二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于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於秦惟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奪攻牢保危爵位已躋既明且慎終老無墮魯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思顯勳績斷石於此式垂後嗣

韓退之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爲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邱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涼曾孫諱倕贈尙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舉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微不起追諡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尙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尙書左僕射謚文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尙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

以其人布衣不可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尙書同中尙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辭謝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已以吏部尙書留守東都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尙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痾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無有忌嫉者于頔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言曰頔之罪既實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能爲文辭擅聲于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無費不佻餘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嬴劉之門甘泉始侯以及安邱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仇舉世莫疵人所憚爲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韓退之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

觀宏本傳及李光顏傳載宏以絜問橈光顏事與誌正相反退之諛墓亦已甚矣而文則雄偉首尾無一字懈精神奕然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宏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遊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元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毫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恭敬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卽柄授之而請命于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尙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便之當此時陳許師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于逸淮嚙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嫗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賊命劉鏐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於城郭者季師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師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剪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鞮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輪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宏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宏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卽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宏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公爲侍中

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于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他錦執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尙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于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卽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旣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彊士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銘曰在貞元世汴兵五獠將得其人衆乃一愾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字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盜連爲羣雄倡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察其嘖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踞蔡先鄆組三年而墟稿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通許公預焉其資何如悠悠四方旣廣旣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千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己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

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攀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韓退之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依次序述是東漢以來刻石文體但出韓公手自然簡古清峻其筆力不可強幾也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瑄仍父子爲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瑄相元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退盡贈太尉流聲於茲父乘仕至祕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濡耳染不學以能始爲鳳翔府參軍尙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眞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飾理同官憚伏衛晏使嶺南黜陟求佐得公擢摘長姦南士大喜還進昭應主簿裴胄領湖南表公爲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胄遷江西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遷佐胄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辯愷絕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爲舉以爲容州經略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蠻守條死要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爲義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戶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銘曰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况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門庇佐使于南乃始已致既辨萬年命屏容服公緒卓殊氓獠循業維不順隨失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

韓退之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古者書旌樞前卽謂之銘故不必有韻之文始可稱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

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時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瓊瑀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尙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髦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韓退之尙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茅順甫云雋才逸興

君諱羣字宏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干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鄆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于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疎數也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詠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豪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名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若有憂嘆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耶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于過差去官而人民

思之身死而親故無皮忍讓哭之皆哀又可尙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嗣
次嫁蘭陵蕭微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入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途關佐三府治馭厥績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輝瑩絕瑕謫甲子一終反元宅

碑誌類下編一

韓退之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

孟瑒先生云郡慶仕鄉子字文又不爲侍中周書本傳可考封濟陰公其子厚六世祖且慶之子也且封濟陰公見

本傳不載曾伯祖爽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外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

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

達逮其父時雖年少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斬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儻

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坐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

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事者得罪例出爲刺

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間元和中嘗

例召至京師又借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破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

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伴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代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爲傭足相當則使

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

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口播

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俾往理請于朝將拜疏以柳易播

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

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日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窞。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于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于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己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旣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旣固旣安。以利其嗣人。

韓退之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元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辭。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爲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倖臣所譏。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二年逢恩。俱徙椽。江陵半載。邕管奏君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不聽。先生云。此言署能使諸曹嚴畏。

唐書遜遜傳。載孫簡論品秩。云京兆河南司錄及諸府州錄事參軍事。皆操劍律。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紀綱六曹略等。又李習之與河南尹論復故事。有云。司錄入院。諸官于堂上序立。司錄揖。然後坐。八九年來。司錄使判司立東廊下。司錄于西廊下。得揖。然後就食。觀此是司錄之駕于諸曹也。又宋共食公堂。仰首促促。就哺。歡揖。舉武起兵。附元兇時。以顏坡領錄事。兼綜內外。是州府重任。在錄事由來久矣。

起趨去無敢闌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
察使判官卽它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尙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改虔
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鱉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爲福祥君視
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笏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
戶租歲徵絲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惟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
相扶攜守州門叫懼爲賀政澧州刺史民歲出雜產法與錢尙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爲
法不可貪官害民留噤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豪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
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卽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
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于京師間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普請銘于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爲御史被讒傳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
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而不久生唯其頽頽以世厥聲

韓退之太原王君墓誌銘。

此文已開王荊公誌銘文法

公諱仲舒字宏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
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
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
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二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于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卽除江南西道

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權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像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于庫米餘于廩朝廷選公卿于外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爲拾遺退朝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耶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在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閣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旦張下民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元暉比部員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宏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修尚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己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

韓退之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胤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深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于大歷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于詩孝謹厚重舉進士及第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

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尙書之墓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于江東尙幼也名聲詞章行于京師人遇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于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
方有重名愛且竇公然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
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遺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舉歸東都從史卒
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畱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粗不同
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
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守令慎法寬惠不刻教誨于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
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庠鞏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泗州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
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鞏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
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
得見于今四十年始以師事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
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聖憫旋河犢引比相嬰撥漢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遙遙厥緒夫子是
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于幽刻

韓退之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昌黎蓋鄧張之請故沒其名噎暗以爲生蓋卽謂之耶范陽師張宏靖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節中御史選詔卽以
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

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暨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

餘人非時者黨也恐其以言動之

不如遷之別館即與衆出君君出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于軍中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羈使請于其帥馬僕射爲之選于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章者使以幣請諸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舉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衷心驚惑不常君得間即自視衣襟薄厚節時其飲食而七筯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子余爲叔父孫女君嘗從予學選于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某銘曰

鳴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噫暗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

韓退之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茅順甫云澹宕多奇

君諱通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

卽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卽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踏門告曰：天下奇男子，子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旣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卽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樞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閬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願不可強起，不卽薦。明年九月，疾病輿歸京師，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卽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會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何衛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醜，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卽謾謂媒媼，吾明經及第，且選卽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媼謝，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媼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喪以徃，翁見未必取，取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衝軸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拄車馬也。不可使守閫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遇。不諧其須。有衝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韓退之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十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間自爲知已諸子雖賢莫敢望之

太師累踐大官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晨昏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鋤削荒蕪納之太和而已其囊篋細碎無所遺漏繫公之功上介尙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齒差太師標望絕人聞其所爲每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及來佐幕府詣門請交屏所挾爲太師薨始以祕書郎選參軍京兆府法曹日伏塔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已見歲中奏爲司錄參軍與一府政以能拜尙書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恒州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爲糧料使兵罷遷商州刺史糧料吏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于公因徵下御史獄公不與吏辨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中年四十九明年立皇太子有敕令許歸葬其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于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附公凡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惠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爲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曰居敬尙小長女姝吳郡陸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令歸公沒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爲太子舍人將葬舍人與其季弟解問銘于太史氏韓愈愈則爲之銘辭曰

物以久弊或以轢毀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韓退之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爲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屢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徃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